

八

卦

餘

生

八卦餘生卷之十二

安成鄧夢文潛溪手著

裔孫

擊天珠耀景福
家訓家謨珠光重梓
可行元燈桂芳

梓



乾上
兌下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決也。兌上乾下。五陽決一陰。三月之卦也。揚，如明揚之揚。君子明揚于王庭，彙征之吉也。孚者，志氣相孚。君子同心比德也。蓋欲去小人，必先顯君子。君子既進，小人自消，可以不動聲色。羣陰盡退，所以然者。五陽方長。

而猶有一陰。君子方盛。而猶一小人。此一小人者。亦不尋常矣。必其力足以庇身。才足以惑衆。若必明白。號于衆。分別名目。則我以彼為小人。彼安肯以我為君子。即共之而勝。必有元黃之傷。善類國體。所傷不細。故有厲老成之士。所不願也。告自邑。附民也。不利。即戎。佳兵不祥也。明良之世。不乏長子帥師。然而不利者。君子有文德之治。有所不服。文德未充也。不務所以柔遠人者。而第求勝于力。可媿之甚矣。內不足。諸已。而外不求。諸人。非又安之道也。兵凶器。戰危事。必有不戢自焚之災。故

不利此誕敷文德之時也。舜格有苗文王降崇皆不以武而乃欲以戎飾之。不利甚矣。利有攸往陽長之日可與有為。君臣明良以道行之。何所不如意。內以除小人而外以消隱患。而亦无所事戎矣。

象曰夬夬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以剛決柔以衆君子決孤小人。理直氣壯力大勢昌。事不再計。不患小人不。去而吾亦快然矣。然曰健而說決而和。若又未嘗有忿怒決去之心。何也。蓋君子之于小人也。化之而已矣。苟小人能改而從正。是亦君子矣。何

八卦傳卷之二
二
妨與之更始。故除去小人。雖志在必斷。而不動聲色。雖
健而未嘗不說。雖決而未嘗不和。所以孚號屬事。雖極
正。可以言盡美而未可以言盡善也。此可以知君子待
小人之法。不似小人之害君子。必極其摧殘快意而後
已。專以私心狠戾用事也。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
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柔乘五剛。自本卦論之。為一柔五剛。非君子止于五。而
小人止有一也。乘剛者。此時君子雖明揚于王庭。若似

乎濟濟多士。可以寧國家矣。而不知盛陽之日。未嘗無
伏陰乘之。君子滿朝。未嘗無小人乘之。是以君子貴于
同心同德。日夕冰兢。以慎小人之妨也。其危乃光者。非
謂君子不當攻擊小人。謂衆志雖孚。以號告一小人之
罪。明與之作敵。一犯攻擊。必致兩傷。小人雖去。君子亦
瀕于危。是必以戒懼之心。犯危厲之險。而後除邪之道
乃光。乃者難之也。蓋當決陰之時。小人無不去之理。而
決之大厲。危道也。是以聖人慎之也。所尚乃窮。尚。好也。
謂好用武。必至于窮。如漢武帝之于四夷。唐太宗之于

高履終至于窮不可悔也。故但貴于文告而不利。即戎待小人亦如之。剛長乃終。剛德方長。必可有終。是以利往而無疑也。方言夫陰而兼論武事。亦謂其陰之屬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去小人，所以進君子，而非以自私也。故施祿及下，凡有一才一藝，無不器使，而使天下無遺才。去小人，所以安君子，而非以市德也。故居德則忌，忌諱也。君子之心，以居德為諱，而恥言之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壯于前趾。與大壯之初九同。士居下位。而喜于有為。欲先人而收擊邪之功。故其意勃勃欲動。而不知時有未可。事尚有待。故往不勝為咎。壞天下事者。必此輩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彼自附于擊邪。雖不勝。猶自負。而不知國家受其損矣。此之為咎。咎在自取名。而不顧國家之大計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剛二柔。蓋能自悔。以圖小人者。故兢惕嚴飭。莫夜不懈。雖有戎。亦勿恤。既欲除去小人。則明與之作對。小人

雖起我心。勿恤之矣。蓋為所當為。利害不暇顧也。但在我不踈防可矣。或謂莫夜有戎亦無不可。其實無甚分別。號非呼號之號。但申飭之而已。何至呼號耶。象言號有厲此言有戎勿恤者。象論一卦大體。爻就一人所處之時勢言之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行得中道何恤于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壯于頄除奸之志見于面目也。小人固欲除去。若倖倖

見于面目。則我事未舉。彼毒已深。安得不凶。所以然者。此壯于頄者。亦君子也。夬夬然以決去小人為主。而直行不顧者也。蓋衆志未合。衆力未同。獨行其意。以至于過。而而沾濡。有損于已。無濟于事。雖君子亦愠其不從容。而害成。然要是所行之正。可以无咎。此殆剛復自用。以意氣凌人者。九剛三亦剛。故其象如此。此與初九不同者。初九處下位。不量力而敗事機。九三處下體之上。事任在身。義不得避。機無可待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小人。人之所畏。夫夫。雖失之。粗自是不可多得。而可以
尤之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動不決也。如牽羊縮而不肯
前。蓋一種畏謹迂曲之人。處大臣之位。而不肯磊磊落
落。以當國家之事。然要是君子路上人。非有私庇于小
人。但腐而不識事機。故悔亦可亡。此等之人。與之言某
為小人。宜謹之。宜去之。彼偏執之性。過于推誠。必不肯
信。以至于悞國悞身。恒必由之。如寇準不信李沆之言。

丁謂是也。準非畏懦。如九四之所為者。但聞言不信。一事近之。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位不當。若人。不當大臣之位也。聰不明。不能虛察。以受君子之言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小草。夬夬。大力。除小草。用大力。用力大過。則于大奸。應斷者。必有不盡快人心者矣。其人蓋能見顯過。而不能察隱奸。見顯過而不能容。故莧陸夬夬。不能察隱。

奸而濡滯。故中行无咎。此中行非聖人之中。乃循途守
轍。碌碌無能者。无咎。僅得不決裂耳。此交人皆以君言
之。以彖辭五剛並舉。或未必然。當如其子之例。或亦貴
臣之近君者。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未光。蓋緣中有係戀。未得光明。無決去大奸之志。姑
用力于小者。以示擊邪之意。聊以塞人言耳。

上六无號終有凶

六以陰邪處高位。當衆正景征之日。羣黨已盡。无復可

呼號而求援者。雖暫時苟容。終必有凶。蓋雪消見見。理之常也。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陰無不盡之理安得久長。

陽長陰消。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此論大氣數則然耳。若中間人事參差。亦萬有不齊。小人之明白作惡者。固可擊之使去。亦有陰陽于二者之間。而心跡未易辨者。故五剛雜進之日。猶有孤陰。彼雖无號。要是發其心事如此。非真有一昭然可指之人在彼。待人之次第驅除也。

故四不肯信而五不盡力。誠以彼之奸可以欺世惑人。雖君子有為所罔者。故除奸為最難。今之說者皆以為五陽決一陰。真若明有五君子聚于前。而一小人立于旁者。皆按書本卦爻立論。而未嘗揆之于人事。故其言如此。且即五剛亦有可言者。既謂之乾剛。皆君子矣。何以五爻無佳辭。蓋健而說。決而和。聖人之事也。然而不能也。則盡其力以與小人從事。又勢之不得不然。故三言其大義。而爻發其偏辭。且夫所謂五陽並進者。但狀陽長之大勢耳。當陰陽進退之際。人亦安能指定某某皆

君子而分別信任之无疑也。但其人志在國家，皆可以君子言之。其實人品才能行誼，不必皆正心誠意得聖人之教者。故初失之躁，三失之復，四失之懼，五失之寬，惟二差無議，然而有戒勿恤。雖云公過忘身，亦已危矣。故五爻陽也。時之隆，事之美也。而皆無佳辭。蓋各就所不足者而言之也。非聖人故作此爻辭以戒人。又既不同。而爻之占辭亦隨其所處之位。所存之人以為吉凶。聖人特指言之。皆實理事。而戒在其中矣。

䷄
䷄
䷄
乾
巽
上下

乾
巽
上下

六卦生類考十二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遇也。乾上巽下。一陰生而遇陽。故為姤。一陰始生。方長之時。勢不可遏。故云女壯。女未壯而得時。則壯在此時始矣。履霜。堅冰至。故勿用取女。卦之象如此。聖人指示之。蓋防陰柔用事。原有實事。非聖人設為此辭以戒之也。若不能嚴之于始。則是自伊之戚。違聖人之戒矣。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天地之道。無陰不生。故純陽之日。而一陰生。天地不能無陰。而御陰有道。羣陽方盛。而一陰遇之。制御之始。在

此日矣。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不可與長不可與女長也。女德无極。婦怨无終。當折之于始。安可與長。聖人不能使陰不長。而能成家。使婦不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天施地生。天地相遇也。陰陽和而萬物遂。品物咸亨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君子秉陽剛之德。可以有為。倘不遇中正之君。則亦不

能行其道以衆剛而遇九五之中正志合道從可以大行不言道大行而言天下大行天下皆道之所暢遂物無不得其所也此以卦大體論之故遇中正在九五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天地姤而品物章君臣姤而大道行姤之時義未嘗不大但在人善用之可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此又取風天之義而推廣之義不在姤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初六。陰未云盛。而有其僂。不可不嚴也。故繫于金柅。柅所以止車。而金則剛而力堅。以喻斷也。以陽制陰。而主之以斷陰。何能為。此陰姤陽之始。防之于未然也。凡人夫婦之始。何嘗不美。苟溺于情欲。而無以制之。則必牝鷄晨鳴。而為國家之禍。文姜之入也。魯桓不能繩之以禮。卒受其敗。有以也夫。

防陰之禍。不妨過嚴。然似初六是一人。繫金柅又是一人。從來爻辭皆是發揮本爻。今以他人制本爻。恐非爻意。則似當以金柅屬初六為陰。能自制以遵從一之義。

故云貞吉。蓋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吉之道也。若不然。而欲有所往。往者志欲自專其所為。則非婦道之正。而失之亂。故見凶。是為羸豕。志在躡躅。則不可言矣。躡躅。跳躅也。豕。雖羸而躡躅。乃其本性。故云乎躡躅。精神之動。雖小物亦有然者。蓋陰無不長之理。若能貞順。則陰長適得內助之益。長亦何妨。妨于陰不安靜。則為禍也。此兩說。兼言似始備。故兩存之。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柔道一動則牽引而不已。懼其牽引。故以金柅止之。繫

即止也。程傳以止之金柅而又繫之為止之固蛇足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傳註以包為包苴賓為四不利賓謂包苴之魚豈能及
賓不知包苴之魚何以不能及賓殊不知胡雲峰謂
容魚于內使不得逸于外夫魚去水則死何待包之使
不得逸耶其說亦難通正義以包為庖其理似通然以
不利貞謂不以人之物為己之惠說亦牽強

愚按陰已遇初而及于二而二尚未為陰所變如魚之
在包制命在我可有之以為用故无咎不利賓者不可

八卦圖三卷之二
文會堂
修之以為有而獻賓也。非不敬賓。君子之敬賓。以道不以味。君子之好尚。眾之所觀。君子尚魚。則魚將為入廟之犧牲。君子愛小人。則小人將為明時之美玉。事謹其始。禮嚴其防。猶之金柅之繫也。此爻屢說俱覺有碍。而不可通。故又強為之辭如此。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君子為小人游。揚義之所禁。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臀无膚。居之為不安。行次且。行之為不決。陰長之日。剥

雖未及機已先動而始之勢有不可過者若早能見幾而去不亦善乎奈何明知之雖居不安其位而猶次且不決厲必及之矣但其行已未失猶可无大咎三以剛居剛宜有決斷而乃如此者巽體而三居上為巽之極是以不能圖事于早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所以次且其行者以時方陽明衆皆有為未有牽連而去之者是以猶豫遲疑介在進退之間而不果決此獨往之所以難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九四處陽明之世。正得時得君。何以言包无魚。蓋盛衰之運。天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是以君子貴識機于早也。姤之形不可見而无魚之理。則可以默省。若可止則止。妄起而欲爭也。其凶必矣。人力難強。不能違天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雖魚矣。无魚。无民之象也。時權易執。君寵易固。惟民心難強。氣衰之日。民心去之。執政者。或不能思及于此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程傳杞高木而葉大可以包物以葉大包物則于高木之莪無涉又取高木為能自降屈高木何以見其降屈蘇傳以杞為枸椹包謂籠瓜而有之皆不爽快以意論之杞枸杞子也為形至小而瓜之形大以杞包瓜但言必不能容之象耳蓋國家受小人之禍皆人主優容而養成之若慎之于始斷斷不可假借如以杞包瓜萬无可容之理則小人何得容留含章者含其章明雖不外炫亦不內晦蓋人君恃才作聰明則小人得以乘隙而

進若天子穆穆分任羣力而示之以不可測則陰邪无由窺覘有隕自天天命降鑒也夫君執道以御天下則可以斡旋氣化天降之福如自天而隕也語云惟君相為能造命信然姤之消長分于此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志與命相存動息不敢違天未有不格者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卦以姤名而通卦不言姤蓋不欲姤也上九卦之終也故言姤以終其義上九陽剛之至不肯避陰而欲以力

制之故以其角與之。姤角堅強之物。自謂可以勝陰。而不知天下大氣數非人之所能為也。小人未可力去。則于身必終有吝。无咎者。其事正。即有不遂。非已之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處上位。小人安得近。亦何至與小人姤。今以強力應之。則勢窮于上矣。是以吝也。

凡陰長之世。小人競進。亦是大勢如此。但國家勢重。非小人一日可敗。必以積久漸致。爻辭有淺深。各就當人所值之位立象耳。非真有三四五六。立于其前。陰之

優必先二次三。後四五六。有一定之次序。不可亂也。此言雖極盛之世。不可踈防于小人。故繫千金柅。雖極陰之世。未嘗無旋轉之事功。故有有隕自天之應。傳註既以初六為陰為小人。乃又以三四不得始初為病。若三四志在求初。又何以為三四。至謂以一女遇五男。二近先得。四正應不得。更非始遇也。一陰生于五陽之下。而遇陽。譬如一女生于多男之世。將定不得為貞女乎。若以正配在四。而二以近比先得。是無復禮制之限。而處子可樓也。然則是初不為亂。而為亂者二也。四以其正

配讓二而袖手不爭。又是何等人也。凡此皆說經之大病。泥于各爻分應之說。遂至于此。未見其可也。姤。過也。陰過陽也。陰長陽消。君子慎之。如是而已。紛紛之說。何為也哉。

坤下
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程傳曰。澤上于地。水之聚也。以為聚義。萃。聚也。聚莫大精神。而物聚次之。萃則亨矣。物亨而後聚。萃未有不亨者也。王假祖廟。萃也。以己之精神。聚祖考之精神。蓋因

萃而即思及祖考。聖人所以精聚之用也。利見大人。與大人之萃也。明良萃會。大道之行。何亨如之。萃一也。以人言之。見大人而非徇也。以物言之。合萬有而非私也。故利貞。以用言之。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君子樂其發也。故用大牲吉。神人交歡也。以正用之。則可以求聚矣。故利有攸往。聖人觀于卦而得萃。觀于萃而得用。故其言如此。曰亨。曰吉。曰利見。曰用大牲。曰利往。皆理之自然。事之必然。不可誣也。萃之大義如此。至于萃之中。又有分焉。故六爻之象。又不同。註每言則云有戒。

之辭。又云戒占者當如是云云。似皆非經意。蓋卦兆吉凶。有一定之象。非聖人所得假卦設辭。以為戒。若夫當如是。則人但論理可矣。又何須用占。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坤順兌說。順說而聚。則聚為自然。不順不說而聚。則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未有可為聚者。剛中九五也。應者。坤也。君者。聚之主。中正之君立于上。而民順于下。故有土有財而聚。世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聚。未有不剛不中。能得人心而使之應者。此見聚雖在物。而所以聚則身。

為之本。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致孝享親親聚也。聚以正君子聚也。順天命。賴天地之福。因而大報天。順天地之心。因而有事于天下。蘇傳曰。天之命我為是物主。非以厚我也。坐而享之則過矣。故利有攸往。所以有為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于君子之所以聚者。而天地萬物所以聚之情可以

見也。如是則聚，不如是則不聚。聚得其道，天地不難格也。聚不得其道，雖以大君之力，萬物不可得而齊也。蓋亦反其本矣。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人之萃，以為有也。而君子之萃，以為謹也。除戎器以戒不虞，是君子之所以為聚者，不敢以豐盈為樂，而忘戒懼之心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處坤之下，為萃之始，為人之賤者，蓋士民之流也。士

人平居之日無不以義命自信可謂有孚矣及利欲乘其前守遂不能自固是為有孚不終乎信也信道不篤不克終也乃亂迷罔失其所從也乃萃得則有之不暇擇也若號失意而號貪得者之恒態也一握盈掬之稱所得者少也為笑少有得則笑小器易盈也勿恤往言其所得不過毫末而所喪重如丘山不稱為士斯已矣苟以士名則當責備可如此乎若能舉其不以道之萃棄而勿恤而以正往雖失之于前猶可以補之于後而無咎矣繫辭曰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萃之初六是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志亂于萃何能得萃之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體順而進于初柔而正能不亂志于萃者故引義命自安心舒神泰何吉如之不為苟得何從有咎孚者自信之真有不以萃為羨者矣如此即蔬水可以薦馨鬼神亦孚而嘉之故利用禴萃亨乃有不必待萃而亨者必如是而後可與論萃此萃之本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未變中有玉不為物所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陰處陽位才弱而不能守靜故不能安享其所有萃如處萃之時亦未嘗不萃嗟如雖處萃而長懷不足起嗟嘆之心小人長戚戚也此等人雖萃而不能善享何利之有然以其方處于萃也是為得時往求萃可以无咎以嗟如之心為無已之獲必不能盡得其理雖无咎亦必有小羞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往而上求。倘在上者。剛正必有齟齬。適所遇者。上巽故
可以免咎。上巽者。澤處上為虛為受。故巽而受之也。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之萃。萃之大吉。而无咎者也。緣四為兌體之下。始
與地比。故地之所生。可以籠而有之。萃人所不能萃之
美。可謂大吉乎。既云大吉。而又云无咎者。咎與萃鄰
萃之以為吉。而无咎。乃所以守其萃也。蓋雖得其所應
得。而盈虛消息。無常時。亦不可不懼也。

大吉无咎。爻詞也。言九四大吉。而又无咎也。傳註皆謂

必得大吉。然後无咎。則是萃之外。又有大吉。不知不萃。何以大吉。既萃而又求大吉。又將以何者為大吉耶。萃有形。大吉豈有形可指而告。曰。此大吉。此小吉耶。且必大吉而後无咎。則未得之前。而常在咎中矣。凡此皆遷就於分應之說。而理之不可通者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位不當者。意者富有四海。惟大君宜然。四之大吉。雖未至如天子之富。然亦萃天地之美。有非人臣之所宜居者乎。故僅得无咎。言守萃之未易也。則持盈推惠之道。

又不可不講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此九五之萃也。以位萃也。尊為天子。富有四海矣。萃其所應有。故无咎。然其萃也。位之所致也。匪其德孚人而來之也。但知享其有。而不知善其有。將有不克終其有者。故必元永貞。而乃悔亡。元善也。貞正也。元以善其始。永貞以善其終。則悖出之悔亡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志不足以孚人。但以位萃之而已。是以不可永貞之戒。

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此上六居萃之占辭也。齋咨涕洟將有悲哀之患動乎四體有不自持者殆萃極而欲失之時乎。聚散常理非已之罪故无咎。六兌之主而居上有聚必有散故四居初而萃來上居終而萃去也。齋咨涕洟卦之占辭為常人言之耳。適來時也。適去命也。順時安命。曠觀世事何主涕洟乎。

象曰齋咨涕洟不安上也

時之所去。未能安處。上位若能知得失循環之運。當居上之日。早自為計。散財以養福。當亦不至于涕洟。

吾觀于萃。而知人生之有定命。聖人之曲盡人情也。夫萃非君子之所辭。而不可以力求也。若但言得之有命。人亦孰能信之。故極其求之力。以要其終。初之乃亂。三之嗟。如上之涕洟。求萃無所不至矣。究竟何益于得失之數乎。五人君也。而不能忘元永貞之戒。四大臣也。而有位不當之虞。雖君若臣。且不能以無功無德之身。善其所有。而況其餘乎。若二之引吉。用禴。則何其脫然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之謂也。聖人未嘗不以萃為美。未嘗禁人不求
其萃。然求者自求。萃者自萃。萃無日不在天地之間。無
日不著落于人之身。而人卒不能以其願力。私其毫末
一反而觀之。靜而驗之。亦可憬然悟矣。

三三
坤上
巽下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木在地中而上升。故為升。天地之間。自有升之一道。不
亨何以升。亨之事。有大于升者乎。故升元亨也。升則將

進立人之朝。故用見大人。見大人所以升也。以草茅而見大人。非其素心。必有次且而不欲前者矣。故勿恤北。陰也。南陽也。南征者。升于高明之地。故吉。

彖曰柔以時升

柔非能升也。而有時而升。木在地中。有時而上達。是以時升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不順不可以升。不剛亦無貴于升。五巽順。二剛中。以剛應順。下以道直。上以道巽。剛不為激。巽不為徇。是以大

亨不然者。升不以道。不可言亨也。剛居二為得中。六居五為能順。以卦位論之。故宜如此。若爻則不必分應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行義以達其道。君子之事。不專以退伏為高。故勿恤見大人。則有慶。慶者。道之得行也。有事于南征。所以行其志也。不征。何以行之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之生于土也。自芽而蘖。而幹而枝。而後參天。君子之于德也亦然。勿忘勿助。以漸而積之。至于高明。是以泰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皆順養其德。積小以致高大也。註以順作慎。未妥。順德不躐等之謂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最柔而居下。木生于土。有本而後立。為實能進達之象。又異于二為陽。以次漸進。無急遽先人之義。必如此而後久。能上升。是為大吉。非倖升也。允升必在于初。始發跡之地。若此處放過。無論不能升。雖升亦媿。非允升也。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志不合下安能升當升之時上志自合亦非求之所能得也夫以初之眾下也而與上合志所謂聲應氣求有與知其然而然者奈何士乃自卑而求人乎豈真相知耶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中之德實孚于心士之卓然特立者惟士無田不敢以祭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是貴于得君得君者升也苟實能自信而無媿雖蔬水可以薦其先人不必

以田祭也。故乃利用禴。有不資于升者矣。士不求進。何咎之有。蓋升者時也。道之亨也。無心于升者。志也。士之素也。必如此不失其常。乃得无咎。有一毫徇人求用之心。雖譽望滿世。無解于中心之負疚。咎不免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二患信不足耳。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苟實能自信。則可窮可達。窮非不足。達非有餘。充然盎然。何喜如之。程傳以二為大臣。以喜為及物。此時士尚未進。何緣近君。是但知及物之可喜。而不知不求聞達者之更自得也。或

曰如此則何以為升。曰易之道每至三爻而變而損之。二爻則貞而弗損。此爻亦然。蓋言升則有不升者。不升者。升之道在我不害其為升也。

九三升虛邑

傳註皆以虛邑為無人之境。夫無人之境何以為邑。何取于升。邑有土之象。虛邑未有主之稱。升虛邑是進而受土。將臨下長民。是升之實境。若必謂如入無人之境。無論非君子無小大無敢慢之意。如進而登朝。亦將曰如入無人之境。是蔑視朝廷也。而可乎。

象曰升虛邑無所疑也

受任臨民志合道同無所疑慮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程傳以亨為亨通之亨。以為周之王業自是而亨。朱子以為亨是亨字。是王者卜祭之卦。夫以王業而亨。此非文王所忍言。以卜祭為亨。又與升義無涉。愚私意論之。卦以升為義。本生地中。巽三爻皆上升也。坤土也。其升又當別論。四與五皆有土者也。四位極人臣。五尊為天子。皆無復可升。則以不失其所有為升。岐山一隅之地。

人臣之所有也。保其所有。人臣之福也。故曰王用亨于岐山。言以享有岐山為吉也。岐山而言王。自文王言也。无咎者。升與咎鄰。吉與咎反。以四之地位求升。則咎而不吉。守舊則吉而无咎。以占言之。得此爻者。當守其所有而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文王為人臣。止于敬。順之極。故能享有西土。順之事也。

六五貞吉升階

五已為君。升將安之。或以為踐祚者。謂必貞吉。然後可。

以升天子之位。然則世子苟不貞吉，將遂不踐祚乎？謂之六五，本就君言，原無踐祚之說。且即如所言，則已為君而占此，將何以說焉？凡此皆求其說而不可得，故遷就如此。且君在堂上，又不當言升階。吾故謂大君與大臣之極者，皆以不失其所有為升，或未必非一說也。五為天子，則但守正以臨御天下，吉之道也。天子之事，莫大乎升進賢人，升階所以開賢人之路也。故先言貞吉，所以守有位，後言升階，所以供天職。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貞吉以守天下之正。升階以用天下之賢。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故云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貪進于升。冥昧不知止。忘在得之戒者也。乃若求升而不止。則亦有之。若用之于正。而孳孳不已。則未嘗不利。故曰。利于不息之貞。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警于國。曰。勿以老耄棄我。可謂不息之貞矣。德且日進。豈嫌于升乎。語意與欲而不貪極相似。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處上位可謂升之極矣。而猶其升不止。自以為執權求欲。可以無不如意。而不知消息盈虛。非人力之所能為。日消而不富。將失其所有。猶貪戀昏冥而不自知乎。

升。人心之所同欲也。君子亦未嘗不欲升。然非可以有。心與于其間也。惟九二取為得之。淡而無求。即升而無媿。乃吾觀于卦之義。而又有感也。地風升。木土土中而上升。不但取漸進而不躡等之意。實以天下未有無根而能升者也。木滋于水。養于土。然後升。豫章之木參天。以根之深也。士無根本而欲升。亦枯槁之華耳。雖富貴。

赫然其酒也可立而待君子致嘆于天爵人爵之間也

八卦餘生卷之十三

☵☵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澤漏于上。水滲于下。故為困。傳陰揜陽之說。謂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七六在二陽之上。九二陷二陰之中。皆陰柔揜于陽剛。似亦有理。但坎兌各言。及二卦合他卦。俱不揜。而強揜于此乎。且如所言。則是兌坎之剛。為本卦之陰所揜。不知困之為名。合兌與坎而成。若非兌合于坎。不得為困矣。則二卦之陰。自相揜。又不可通。是

故止取澤漏水固之義似為直哉。

困何以亨。君子素貧賤行乎貧賤。

云困之中自有亨

道是以雖處困而未嘗不亨。亨者心不困也。困者遇也。亨者吾道自如不能困我也。能亨則未有不貞。非大人其孰能與于斯。即此是吉。既困矣何能无咎。咎不自我作也。公治長在縲紲非其罪也。君子之處困如是止矣。不與人論是非也。非謂專以失道自反正謂小人以非道相加者不足與辨也。蓋處困之時小人無狀非言詞可以解說。乃欲嘵嘵然自為暴白。其誰信之。世之人終

有困頓便欲競是非明心跡終無所益蓋不知處困之道也。

彖曰困剛揜也

剛君子也。困則揜屈時使然也。剛揜剛自揜非柔能揜之也。故彖不言柔揜剛非無意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雖處險而能說雖處困而不失其所固君子之道然澤水合而為困則是亦天之道也。乃知天道處困自是裕。

如君子亦體天而已矣。以剛中。大人何曾為困所苦。尚
口乃窮。本謂理直氣壯。自心無媿。可以號告于人。豈知
我時方困。人聽自塞。言之而不聽。則志意消阻。不亦窮
乎。窮者自取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澤无水。澤之困也。而澤在。道窮無所之。君子之困也。而
志在。凡人之志。知其不可而不欲如此。然終不能不屈
曲其志者。生死亂之也。致命者。見危投命。致命所以遂
志也。能致其命。則何志不遂。君子不能使其身不困。而

志則不可奪然則曰亨曰吉亦以心不困為亨求仁得仁為吉程傳以致命為當推致其命道學之言耳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臀所以居困于株木則坐不安也入于幽谷困無所之也三歲不覿不耀于天日也困之事不可定指故為其象如此占者得此則其困可知不言凶咎未定所歸也株木木之無枝不可息者初六以陰柔居坎陰之下而處困故其象如此

三歲不覿凶矣然三歲之外則不然矣士能執志守正

歷艱苦終有見天之日無如一摧而遂靡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昏暗之日誰為照耶。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困不得困不但困苦為困得意之中有困道焉如困于酒食而朱紱方來者美中之不足得意之困也困于酒食厭飲醉飽也情有所苦雖酒食有所不甘欲辭之而不可得者故困也朱紱方來嘉事也所以為困者君子不得行其志或情有所迫切而欲去乃求退不得而寵

方隆。非其本願。故為困也。但朱絃方來。實為慶事。君子不敢以其志所不遂者。而不善疑承之。故敬以讓德于鬼神。而利用享祀也。又得意中之困。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此時但宜收斂。不宜有事。惟有事祀。是事神事親事之大者。所得竭誠。不可以意有所困苦。而并怠焉。以自諉也。此外則當一切安靜。以求其所以免于困者。不宜妄有所圖。蓋得意之日。即有所為。可以如志。而不知得意目前。為困方大矣。故征凶。以理論之。方以酒食朱絃為苦。則得意之日。正其危厲之日。又可征乎。凶也。宜

也。无咎者。志行以正義為无咎也。九二。有剛中之德。而處困。蓋志不在乎朱紱。而又不超然遠引。君子之困也。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酒食。不食則已。何至于為其所困。蓋事使然也。我以為苦。事以為佳。故曰。中有慶也。不知其慶。以厭苦之心。生暴殄之事。損福實多。人亦知之乎。不然。天下豈有以酒食殺人者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困于石。重不能勝。堅不可破也。據于蒺藜。陷于叢棘。刺

不可脫也。入宮不見妻，無與歸也。大凶之兆也。三處陰之極，困而无復之矣。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六處三也，故曰非其所據而據之不祥。死期將至也。朱子謂石指四，蒺藜指二，官謂三，妻則六，實不能了。然無論六爻皆處困中，不宜如此分指。即以三為官，六為妻論之，然則誰為身耶？且六見在，又何以為不見其妻耶？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急也。來徐徐。則安緩無相
間之意。車所以載金車。則堅重不可運轉。此言居上位
者。怠緩無所事事。虛為民所承載。而無運量之才是為
金車所困。誠之羞吝有終者。庸庸多厚福。具臣係祿位
以終也。四蓋才不足而困于位者。九四在他卦為宜。以
困卦論之。則其象如此。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下。志趣卑下。無勉強奮發之意。不當位。不稱其任
也。雖不當有與者。言此庸碌之臣。却非奸邪。亦足以欺

世盜名。而為衆所與。故能保其祿位。如胡廣之流是也。志在下。故固有與。則尚可以濟困。則困之與否。全決于已之志。而非人所能困之者。傳以下為初。甚無味。即如所言。四欲應下。而為二所隔。夫六爻各事其事。誰應誰隔。且姑無論。但就程傳言之。如使下果指初二。隔之意。謂何。即二隔矣。然四能有終。亦既相從矣。初又何以三歲不覲耶。傳之論初曰。三歲不覲。終困也。何以自相矛盾耶。豈三歲不覲是一初。四之有終。又是一初耶。又謂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極困。宜為初所從。又謂寒

士之妻。弱國之臣。以為初喻。是妻既以不能守正。擇勢而從矣。又以有終為初。四正應終。必相從。然則伊川欲以四收買臣之棄婦乎。諸家紛紛。大率皆本此說。所謂喻也。

九五剝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剝則傷面。失觀瞻矣。則則傷足。失步履矣。此而加之以赤紱。何所用之。然而不可辭者。是反為赤紱所困矣。上無道揆。體統決裂。是剝之象也。恩威不布。政令不行。是剝之象也。虛擬具瞻。有媿垂裳。是赤紱之困也。然體剛

而居兌。可以有為而濟困。故有說之象。徐者。徐來也。始雖困而說亦徐來。困中有生意也。利用祭祀。鬼神享之也。鬼神所享。則大命方集。不終困矣。此則困未嘗不可為。在處困者能自強矣。

象曰：剝剛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志未得。天步方艱。未能如志也。以中直。執中舉直。終必有濟也。受福。去困即亨也。人君處國家厄運。伸縮不能如意。朝廷不成。朝廷真有剝剛之象。然志在于中。中直

八手禽生 卷十三
自勵終有撥轉之日。故徐有說而終受福。所謂生于憂
患。困之九五。是也。然言徐則致福亦不易。要持以強毅
堅忍之力。以待天時可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藟纏擾。臲臲不安。困之極者也。曰動悔有悔者。曰自
計也。言當此困厄之日。動必有悔。然當此無可奈何之
日。不動而束手坐困。則亦有悔。與其安于困。不動而有
悔也。元寧動而有悔也。蓋天下之事。有為之而不成者
矣。未有不為而成者也。故征吉。處困而志不衰。未有不

可為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者不宜有葛藟之困也。吉行者行其所當行。不沮不挫。吉之道也。

困之事。君子小人同之。有處逆而困者。有處順而困者。而其所以處困之道。則困而不失其所。君子處困應如此。其實困中有亨。不必終困。但不妄覲耳。若夫六爻取象之意。則不可得而曉也。諸家必以某爻應某爻。某爻隔某爻。皆風影牽強之談。茫无可據。故不敢從。即朱子

已言困卦難理會不可曉。可由說耶。

☵☵ 坎下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

瓶凶。

以木入乎坎水之下。而出其水。故謂之井。井水之聚也。而木之所出也。改邑不改井。有定之德。不能隨人棄之。不為喪。用之不為得。故无喪无得。往往于此者。皆井其井。苟以待用而不窮。苟不能往來于此者。則吾之井亦自若。汔。幾也。繙。縷也。幾欲至井。未得以繙加于井。而羸

其瓶則失其所以取水者終無以得井之用以為凶也。卦蓋謂改邑不改井。井之德有常無喪無得用不用在人。井終無求往來井井井之用。紛運而不竭。此井之可以自必者。士幼而學之不隨人而舍之得失不動于心。利濟不窮于用亦如井矣。若夫羸瓶之凶。人自失其所以取士之具以致不得士之用。非士之咎也。人不能善其所以用士者。則云士之無功而不知其不然也。是羸瓶之說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以木入水而使水上所以為井。蓋用力出之而其體有限。井之象也。井雖盈尺之泉而取之不竭。養人無窮。所以可貴。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汜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剛中者剛立于中。為水之源。故邑可改而井不可改。未
有功。井之功未見也。一瓶之羸。事之至細者。而言凶。井
者所以養也。若皆羸其瓶。將終無以得水。而生道絕矣。
惟人視一瓶之羸。為至細。故本其生死之極而言凶。凡

人視一士之進退甚細。禮士之意甚疎。而不知其重者。皆此類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之為卦。卦中之最小者也。然曰井養而不窮。則利賴之功。未嘗小也。故君子觀于井。而推其養人之義。得勞民勸相之道焉。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泥。則不可汲而食。是无及物之功矣。舊井无禽。似是古井。水積腐不可用。故禽亦去之。當作兩事。不然井泥

不食足矣何以又言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也。王弼註謂井底是也。無水見底惟泥存焉。故不可食。時舍者。舍而不用也。井廢不用。水積成腐。故禽鳥去之。上言士自無用。下言時不用士。象分言之。明是兩事。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徐氏曰。井谷。井旁穴也。旁穴流入于井。故曰射鮒甕敝。漏汲之非其器也。井之水出之則可以養人。苟取之。不以其道。則徒射鮒而已。養士之失其則也。程傳以射鮒

為二比初。如谷之下流注于鮒。如此則谷之所流。足以成井。何以言井泥不食乎。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人無有與之。則與棄井同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凡士之有才者皆可用。中知是也。而不必竒也。凡井之有水者皆可用。井谷是也。而不必渫也。井渫非常泉也。棄而不食。行道之人。知惜之矣。是以為我心恻也。然井實渫可用汲也。士實竒可濟物也。王之明也。拔而用之。

則功足以利物。豈惟物受其賜。安富尊榮。王亦並受其福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或曰子未可以去乎。則恻之者至矣。求王明。幾幸之也。苟得王明。仁覆天下矣。非營求之求也。夫子曰。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子。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皆求王明之意也。伊川謂行恻。乃人有才知。以不得行為憂恻。以求王明。謂既以不得行為恻。豈能無求。殊失士自重之意。

六四井甃无咎

下三爻皆言井之德。甃則人為之矣。蓋下三爻皆以木出水者也。故就井言。四則坎體而加于木上。其為井不待言。故言脩井以成井之事。井甃則泥者必出其水。谷者必去其鮒。而潔者可以長保其潔矣。无咎者。脩井濟用。雖未及濟物。而為其當為。亦可无咎矣。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脩井何咎。人能養士。未有以為非者。

九五井冽寒泉食

九五坎之主。水之所生也。甘寒。水之性。味之美者。可以為食。九五不必指君。蓋寒與冽。自是水之佳者。與諸爻當並論。吾謂士之奇特似之。胡雲峰曰。井至此。初泥已浚。二滿已脩。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爻。此言非也。蓋泥可去。漏可脩。寒冽不可為也。去泥脩漏。甃井時之事。非此爻也。又謂三之滌可食。不如五之食。五在上。三在下。亦非也。信斯言也。是初二三之井。無時可食矣。何以甃為。何以惻為。食與不食。可以分遇不遇。而不可以分上下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正而水之美至矣。為其可食者。以待用水之道盡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收。收井之水而用之也。幕。覆蔽也。蔽井之口。則無以
收水矣。井收而水之用得。勿幕而水之用博。有孚而水
之德。繼寒冽之美而信于人矣。水用而天下利賴之。吉
孰大于是。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始知天下不可无井。而井之功用大成也。

一井也。或為泥。或為谷。或為不食。亦有遇不遇之理。存乎其間。必覓之。收之。勿幕之。然後大吉之功以著。小物尚然。而況于人乎。天生君子。所以養人也。必有滌冽之寒泉。可以弘濟。雖不獲用。非我咎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及人之生意。已盎然具于心中。以待王明。勿幕。自有時也。其不能為滌且冽者。亦有說也。射鮒。則力可以及人。而但惠諸小人。君子不屑也。井泥。則負井之名。而無井之實。殆所謂屯其膏。而不能分人以惠者乎。仲長統曰。寧見朽貫千萬。而不肯貸人一錢。寧見積

粟腐食而不肯分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細人謗讟于道。是也。民之大蠹。人之最无良。可恨者也。井之一卦。井之德與用。井燕言之。蓋泥谷滌冽。井之事也。故責之井。用汲。甃收勿慕。用井者之事也。故責之人。而要之甃。井為尤切。所謂君之仁者。善養士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固不敢以培養望之上。其實待教而興。上之成就。實多。苟不加惠于士。則饑寒之迫身。俗事之紛擾。小人之推辱。中知以下。往往變節。亦復不少。非才不若人。其所以養之者非也。故聖人于井之一事。憐憐致意。蓋有

深感也夫。且夫水風合而後為井。苟木不入井。世將無井。居不造士。世將無士。總有豪傑之士。不囿于凡民。殆天生之淵泉歟。故夫士而曰造。人為之功也。是井之說也。

䷗

離下
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之為義。諸說不同。當以經文水火相息為正。已日。竟日也。已日乃孚。非常之原。衆人所駭。故久之乃孚。元亨利貞。四德也。既有大改革。則必有大制作。而四德具焉。

所謂重新天地。再闢宇宙。而元亨利貞。又一世界。此特舉其大者言之。即小事無不皆然。可以類推。悔亡。悔自亡去。至善不至于悔也。傳註以元亨利貞為大亨至正。非是。

象曰：草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草。

家國之禍，未有不戢于婦人。故再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以丁寧之婦人之愚狠，無與為比。不至于家破國亡。為人大創懲一番不已也。

已日乃亡草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草而當其悔，乃

七

凡大改草之事。可以獨見。難以共曉。况又有從中煽亂之者。此草之所以難也。故久之乃孚。亦必信之。乃可草也。文明以說。明則我見定。說則人情順。大亨所以開天下之泰。以正。所以合人心之宜。其草乃當。其悔乃亡。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革。非善事也。然天地不革。無以成四時。湯武不革。無以順天應人。大用之。則革亦善。不善用之。則水火相息而

已。主命在天。故曰順。同願在人。故曰應。

象曰澤中有火。草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所以為草者。澤中之水。聚而不流。澤中之火。尚而不散。水火相迫。勢不相下。非水息火。則火息水。是以謂之草也。草莫大于于天道。陰草陽而為秋冬。陽草陰而為春夏。四時相代。陰陽相禪。天地之草也。君子觀之。以治歷明時。審節氣。授人事。調陰陽。而貫治亂。草之大者也。

初九。豎用黃牛之草。

初當草之始。在草之前。九有陽剛之才。足以改草。但利不百。不議興害。不百。不議草。必萬不得已而後起。故雖當改之際。有草之才。亦必其難其慎。有必不欲草之心。苟可以相安。無取勞攘。有不欲草之心。則能原之始終。以觀其蠱壞之本。極事之變化。以窮其相救之方。鞏用黃牛之草。如是其難也。蓋草以事。不草以才。則與天下公之也。草以才。不草以事。則必有作聰明。以亂舊章之失。故惟不欲草之人。乃可與議草之事。如武王稱能草命。然必末乃受命。則其始之不欲草。豈止如鞏用黃牛。

之草而已。傳註以九為躁，殊不知一人有一人之事。一人有一人之草，豈以位下而遂謂無可草之事。且又何以見其躁耶。天下事惟不為也，乃可與有為。是故升之九二無意于升也。然後可以論升。草之初九無意于草。然後可以論草。

象曰：晉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凡人聰明之所窺，才知之所辨，莫不欲有所變。草其變草亦未必不當。然後守之如是其固者，時不可有為。不識時則草雖善亦病，不至病不止。至病時則又悔之晚。

矣。所以深戒之。此為才之能草者言也。

六二已日乃草之征吉无咎

草莫如速。然必已日乃草之。不敢自信其識。以嘗試天下之事。其難之至也。故知草。非聖人之願也。既當草矣。不得不征。草其所宜草。是以有吉而无咎也。言吉而又言无咎者。吉自其已成之言也。當草之時。其是非利害。紛然雜起。當以定力持之。總小有得失。非草之咎。所以堅之也。

象曰已日草之行有嘉也

君子不能為天下之事。雖有曲謹之行。亦何足嘉。故已
日草之行有嘉也。嘉。美也。天下之所願。自心之所快。可
以為美也。六三柔而正。能以順正。成天下之事者。

九三征凶貞厲。草言三就有孚。

九三之德。剛于二。其草也與二同。然曰征凶。傳註遂以
三為過剛不中。而程又加以躁動之說。諸家遂以二為才
順而位中。及時而草。強為分別。余意甚不然也。明夷之
九三。尚且南狩。况當草之九三。乃以躁為罪乎。夫草之
為言。論其理當如是耳。豈計成敗哉。即如革命之事。莫

大于湯武。武王之伐殷也。草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耳。紂師七十萬。其視吞周。不啻孤雛腐鼠之易。當未倒戈之前。人豈敢謂此中無凶。而不為武王危乎。其事自凶。非必凶于身。而後謂之凶也。但當執之以貞心。持之以危厲。毅然不輟。斯足貴耳。凡事必危而後安。理之常也。若謂王師順天應人。有征無戰。則傳尺一之詔足矣。而何以草車虎賁為。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知謀之末。而不詢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君子亦為其所當為耳。草言三就。詢謀僉同。人皆信之。如是止矣。凶與厲所

不暇顧也。三非以過剛而失之。遜于二也。劉崇翟義皆聲義以草逆臣者。不克死。天也。豈以凶厲。遂當報不為哉。象曰。草言三就。又何之矣。

草言三就。亦論其理耳。衆論不合。雖欲不草。又將安之。言必不可諉也。豈以三就。謂無凶厲也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悔亡者。謀定也。度量既審。已亦不悔。事無可悔。悔自亡去也。有孚者。衆信之也。如時雨之望。如赤子之歸。因天之時。從人之順。草除改命。氣象煥然。吉何如之。註謂四

當水火之際乃革之時是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人信其志故信從新命四方之政行焉是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初謂虎變為非常之變舉天下而文明之非聖人無此力量。无此作用。已而思之。殆非也。此聖人欲革未革時事未到天下文明時。蓋就大人之身而言之也。大人變其身然後可以變天下。虎之為言威也。聖人雖有至仁而非煦煦也。發強剛毅以任天下之重。獨斷于心以舉

非常之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其精神運用。充滿于一身之間。有一往莫禦之氣。所謂神武而不殺之氣象。是虎變也。言虎者。未為龍也。一變則為飛龍矣。未占有孚者。孚在占前。可以自信于天。可以自信于人。天人協應。不待占決而知其孚也。必如此。然後可以言草。可以言大草。此草之所以未易言。而初九重變始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聖人之文。與常人之文不同。巍巍乎其有成功。即是煥乎其有文章。故曰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此非君子革天下。乃天下大革。而君子小人皆變。蓋九五大人虎變之極功也。在君子則乘時奮庸。文章功業。煥然一新。在小人則鼓舞樂生。面目舒張。頓覺改易。諸家以革面為未能革心。非也。揆我后。天下之民歸心焉。豈是面從。革面者。如俗言換過頭面。蓋君子有文章禮樂。故言豹變。小人無文可言。但覺氣象鮮妍。故言革面。面乃容色之見于外者。上六居卦之末。是革道已成。故其象如此。此時但當嘉與天下更始。不必更有勞擾。若

作聰明而好多事。則天下不安。如秦皇漢武可已而不已。凶之道也。居貞則與天下共享和平之福。何吉如之。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君子處亂世其文彩亦鬱塞而不舒。如秋冬之際雖有嘉木亦皆零落憔悴。一乘陽氣則滋長發榮。宇宙皆燦然有色矣。故曰其文蔚也。小人順以從君。夫曰順則無違逆。曰從則中心悅而誠服。豈是面從。

因草天下之大事也。寒暑相革而成歲。征誅相革而成代。推之一國一家。事事物物莫不有因革焉。要之以不

變草之心。為不得不變草之事。則本天道人心以從事。而不以己私與之。乃可以言草也。當其未可草也。聰明才知。一無可用。不敢多事。以為天下先。及其時當草也。成敗利鈍。一無所顧。不敢處後。以全身。君子觀于草。而草之道。思過半矣。



巽下
離上

鼎元吉亨

本義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以巽木入離火。為鼎之用。故

其卦為鼎元吉大吉也。天下以鼎得養。大利也。易飲血茹毛而為火食。其為人之吉大矣。亨者通天下而用之者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程傳曰。鼎之為器。象卦之形也。火風非鼎也。而取義于鼎。鼎所以養也。聖人得鼎以成烹飪。而思以敬養者。上帝也。次上帝而敬養之者。聖賢也。而不自私也。順而推之。必萬物得其養而後已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言巽則得乎順之道而非徒以柔也。言離則盡乎聰明之道而非徒以虛也。離虛中而居五柔進而上行也。五剛也。柔居之順而能應乎剛也。諸家謂下應九二之剛甚不然。君子無所不應。何獨九二。君以柔柔天下之剛。故莫敢不服。聰明所以居德。而巽順所以用柔。剛柔並濟。安得不亨。然則所謂元吉亨者。蓋不以出養論也。取象于此。而推其義也。

象曰木上有火。巽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其位以居尊。臨之以莊也。端冕垂旒。天子穆穆。所以凝承天命。蓋欲為君。盡君道。雖不尚以容言。然未有不敬臨而能盡君道者。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鼎所以烹也。而烹所以養也。烹必取潔。鼎必取新。故于未烹之前。顛趾而出其否。以為利也。否不出。則所烹者。污壞而不可食。所謂否者。非必實鼎之物。敗也。如污漬而不可以滌洗。盡者。必顛趾以出之。所以致其潔也。出否之象。為棄賤。棄賤所以取貴。初六象鼎之足。故以顛

趾言有逆用之。以為利者。顛趾是也。得妾亦取趾之象也。以其子顛趾。所以致新。得妾所以致子。主器者必以長子。故于鼎之初。特以子言之也。顛趾无咎之道也。朱子云。伊川以子為王公在喪之稱。恐不然。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顛趾悖常也。而有顛之。以為用。則未為悖也。否出鼎潔。然後可以受佳實。所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爻詞不甚可曉。傳註皆以仇為初。疾為顛趾。夫顛趾去。

否鼎之利也。何為反為仇。且鼎既有實。何以言顛趾顛趾何能有實。程傳推開說。殊不知大約自鼎言之。二為腹。九居之。實之象也。有實鼎之正也。仇如物性之相反者。性相反。則相妨。故以為仇也。性既相仇。則相嫉。忌而不可以相就。蓋雖同為食物。而不可一鼎烹飪。但使不相即。則可各成其味。故吉。此亦牽強就文解之耳。終未快然正義。以仇為匹仇。亦臆言之耳。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慎所之似是味不宜相雜終无尤則成味矣

九三鼎耳草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草變草也。鼎耳何以草卦以五象鼎之耳。九三何言鼎耳。鼎不動之物。何行可塞程傳。又以虧悔為失其悔。文理不象此爻。更不可曉。大約九二九三皆鼎之腹。故九二言鼎有實。九三不言實。不待言也。三居巽之上。上接于離火為極。木火相迫之力。草變草也。草至于耳。俟乎大候過度。而及于耳耳草。則鼎中之實。其敗可知。其行塞者。和五味而進之。君宰夫之職。鼎實既敗。無味可進。為失其職。將志意漸沮。而其行不舒。雉膏不食。言雖有

雉膏不可得食矣。雉膏非不美，其所以烹之者失其宜也。方兩虧悔，似與鼎義无涉，亦欲言之，恐大鑿，姑闕之。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愚按此文似是喻不善用才者。士雖有抱負之實，以任使不當，遂不能盡其才。如雉膏定棄為可惜也。終吉者，鼎有鼎之用，不以一烹之失而遂廢其鼎。士有士之用，不以一用之誤而終仇其才也。程傳專推而言之，只就君臣遇合立論，雖易措詞，然于爻詞則仍未喻也。失其義者，鼎耳革為傷其耳，失鼎烹之義乎。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此文大意自是大臣不稱任使之象。但自鼎言之。折足覆餗。形自當有沾濡之咎。朱子非之。以為刑剗為重刑。凶已甚矣。何又言凶不已復乎。且夫一鼎之覆。何至加以重刑。雖大臣誤國。義所當誅。然自鼎取象。則形渥已足矣。其言凶。則渥之中。亦有傷生之義。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似是謂小人不度德量力。而輕受重任。畢竟何如。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註以五為耳之象是矣。但黃耳金鉉亦不可曉。利貞亦似只是不宜移動。所以成烹飪之功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不甚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玉自是貴重之物。而施于烹飪之鼎。以為鉉。亦似非宜。然則所謂鴻玉鉉者。或廟中之鼎。以為重器。非尋常日用之鼎也。春秋納卻鼎于大廟。意此類也。貴重之器為朝廷用。故大吉无不利。如子貢之瑚璉是也。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鉉在鼎之上。乃鼎之蓋也。鼎金體而鉉玉飾。為得其宜。故曰剛柔接也。重器為朝廷光。與折足覆餗者。天壤不侔矣。鼎之為卦。取象小而寓意大。鼎欲潔。故利在去否。鼎欲熾。故貴于遠仇。鼎欲時。故戒以行塞覆餗。則鼎失其用。利貞則鼎得其養。上九金玉則超然于凡鼎之外矣。其在士也亦然。潔已所以自修也。致一所以利用也。去塞所以及時也。受大而能任也。居貞而自重也。若夫金玉之器。迫出于士流。則又天民之最貴者。但爻象多

